

六臣註文選

開化圖書館

Kaic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荆

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

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彥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

無却顧望避敵逗撓

教有刑

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云綏却也有一

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晉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銑曰八

尺曰咫餘同注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

已輕善曰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向曰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

深識已輕言輕於常法餘文同是知敗軍之將身死

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本作斯在字善曰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於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勳儉

險侵軼躔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善曰獯儉謂後魏也

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

彈事

開

彈事

彈事

館

於鏢王師又曰薄伐儼仇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也翰曰儼儉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

戎捷尚書曰濟河淮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濟曰東淮徐河兗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

關無一戰之勞涂

音途善本

中罕千金之費

善曰

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蹙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

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佑向塗中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沂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

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善曰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為司州也銑曰司部同

州也懸隔

去都遠也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

五臣本

月

善曰

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憑陵弊邑也向曰憑陵依據也

故司州刺

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猶

善本有其字

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

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

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眾求恭屍卒不能得也潘安仁所

馬督謀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汧馬督謀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

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方之居延則

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云

善曰漢書曰武帝遣

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戍己校尉恭以踈勒城

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

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彈事

深

良曰言蔡道恭
過於李耿之感
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

之首久懸北闕
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
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也漢

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
懸之北闕也 銑曰單于後魏主也
豈直受降可築

涉安啓土而已哉
善曰漢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
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

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
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

降是謂開
夷狄之士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
善本

字不時言邁
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
風靡毛詩曰還車言遇 翰曰受命不即行

也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有依
善曰漢書賈誼曰高
帝王功臣反者蝟毛

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神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檢狃種蠶
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蝟蟻

之結聚而
依水草也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善曰魏志曰司
馬文王征諸葛

館
ry

誕六軍案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令孤城窮守力屈凶五臣本威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

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接

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

曰孤城謂司川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

延頸自貽虧衄善曰劉瓛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

鄧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

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

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關泥首待罪帝

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

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

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衄折挫也翰曰貽取衄

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

宗即主五臣本無景宗即主一句善曰左氏傳曰齊人

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

彛事

開

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潔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徇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實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濟曰駭驚實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

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

行間違茲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銑曰言按自行陣之間也違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善曰

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夫獵追殺獸

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更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也向曰言景

宗指蹤非擬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善曰漢書蘇武謂李

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翰

曰茂重也負檐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游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齊曰負檐賤役也裁猶適也弛發也擊鍾鼎食貴事也遽疾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陳善曰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此

賜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豈宜有辭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善曰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

曹死蔡優劣五臣本作當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

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向曰棄甲退敵也

生

曹死蔡優劣

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禪事

深

漢 24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毛萇曰靦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 翰曰人斯謂景

宗也靦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

也 濟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

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也 良注同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善

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伏惟聖 銖曰易云師出以律錙銖輕重也爽差也

武英挺略不世出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 天下略不世出也 向曰挺拔也略

謀也不世出言非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 世入所能出也

實弘廟筭 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元西 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取制於廟筭孫子曰 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 翰曰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出征者必祭廟筭吉凶而後行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齊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白

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矣

後魏也諸夏中國也良曰逆胡聖朝乃顧將一車書善曰汧馬督諶曰聖

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銑曰聖朝謂梁

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

懲彼司氓致五臣本辱非所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

向曰懲傷也司氓司州之人也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

所逃罪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善曰左氏傳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臣謹以劾胡代反劾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脾將帥絳胡

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脾將帥絳胡

彈事

深

諸應及外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銑曰僚官

也偏裨皆小將也絰沾也咎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臣謹奉白簡以聞曰

竹簡略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

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善曰沈約齊紀曰敕正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

不入汜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

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躬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毋衣無常主也五臣作兗土良往

同是以義五臣本義上無見以二字士節夫聞之有立善曰左氏傳臧哀伯

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浴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銑曰有立謂立志也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

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

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善本作常字怖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五臣本作百後當伯字同並已

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善本有伯字又

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

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

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

彈事

無隔箔字

攘拳大罵突進房

五臣本作至

中屏風上取車

惟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

五臣本無物字

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

五臣作無及字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善本無共字

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善本有二字

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云父與

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

善本作賦字

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

善本作亡寅

後第二弟整仍奪教

子云應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

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

五臣作百

先是眾奴

善本有救正字

兄

弟未

善本無未字

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

五臣作百

貼

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云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豈負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

善本無行字

還擬欲自取當

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彈事

開

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婢采音劉整

五臣本無整字

兄寅

五臣本無寅字

第二息師

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

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

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

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

善本無云字

失車攔子

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

仍打遂范喚

善本無喚字

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

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

善本無婢字

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

善本作志字

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

善本作
母子

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

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
苟奴字

列稱善本無
稱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

糴米遇善本作
過字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

苟奴登時五臣本
無時字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

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

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

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作
孃字被

彈事

深

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

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遠分前婢貨賣及

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

所連逮五臣本作繼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閭闈三合苜而名

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問閭歷諸侯平屈原曰闈苜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

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也何為

乃爾向曰問閭里巷也闈苜小人也名教謂士君子也絕

也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善曰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

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朝后妃之親也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

翰曰前代外戚謂是齊

惡積豐稔

親舊側目

善曰左氏傳莫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音義曰

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也

濟曰豐罪也稔熟也側目言惡之甚也

理絕通問而妄肆醜

辭

善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

莠醜也

良曰禮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也醜辭謂罵言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

杖

善曰謂打笞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 銑曰言整私其子則竟夕不寐惡其姪則妄加大杖餘文同

薛苞

善本作苞字

分財取其老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

行年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向曰注 高鳳自穢爭訟

彈事

深

寡媿

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

為吏又詐與寡媿詐訟遂不仕

翰注同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做文通之

偽迹

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表彥伯名臣頌曰迹洿必偽向曰孟嘗薛包字文通高鳳字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善曰顏延年陶徵士詠曰睦親之行王隱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人

敷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良曰衣無常主則汜毓也

整之撫姪食有故

人

善曰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

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

歎曰寧逢惡實不逢故人良曰整之於姪其薄如此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檐

昌帷交質

微二反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每貴酒成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金

十則鐘社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

方言曰江淮謂擔偷為童谷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便言媵雖負鐘便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媵車惟為質言整之罪深禮惟裳也人

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然康絕交善

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善本

向曰紳冕衣冠也除官輒勒外收五臣本無收字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五臣本作付制

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善本無闌字龍牽請付獄

測實其五臣本無其字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

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彈事

深

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良曰不疑畏其盛大而辭不肯誥書列業也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

浪合之義升降宗

烏瓜切善本作為字

隆誠非一揆

善曰禮記曰婚禮者

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

吳都賦曰竊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固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衣下降高揆度也

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充反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

五人懷嬴與焉奉也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

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渭水濁舛猶雜也自宋氏失御禮教彫

衰善曰答賓戲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

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

亞論雜罔討斯庶善曰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恤仕毛萇曰兩婿相謂曰姪漢書曰有

廝廝養卒如傳曰廝賤也濟曰廝庶皆賤人也販鬻祖曾以為賈古

道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良曰以祖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如商賈之道明目腴

開

土
顏曾無愧畏
善曰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
永明目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

也毛詩曰不愧于人
不畏於天 銑曰明日張目腆厚也
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

懷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
可懷 向曰胤嗣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後嗣子孫宜常

欒卻之家前徽未遠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欒卻
胥原降在阜隸杜預曰晉

既壯而室竊賢莫
舊臣之族也 翰曰欒卻皆晉大夫
其家以比當時公卿之族徽美也

非阜隸
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曰司馬長
卿竊賢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曰阜又曰輿

結褵離
呂隸 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妻也阜隸賤
者也言嫁娶之家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賢也

行箕帚咸失其所
善曰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宜毛
萇曰褵婦人之幃也母戒女施衿

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
宮也 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褵褵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
箕帚也今則非其
匹偶是以失所

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

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大革改憲法也

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善曰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申頌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也滅陛下所以負宸紀於興言善曰禮魚清善曰禮敝俗者也記天子

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宸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

宸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宸敝俗謂雜為婚姻也臣實懦亂品謬掌天

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濟曰懦弱也御史主天子法自謙已謬妄而在此司雖

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理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

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

奏彈

開

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護佞之人隱在君側
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
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良曰權
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獸道也
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
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天道也

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

達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

源雖人品庸陋賈

寶參華

向曰胃代也 華榮華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

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王

雅字茂德東海郟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 翰同善注

祖

少卿內侍帷幄

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

父璿升采

儲闈亦居清顯

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

遂居清顯 良曰璿為東宮官采事也 儲闈東宮也

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

徹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

託姻結五臣本作好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唯

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名踐行廢玷辱先人源

人身在遠向曰在遠謂在南郡丞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

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奪胤胄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

奮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

仲舒對策曰音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音

吾曰漢書宋博曰王卿夏公齊閱閱詣音見璋之任王國

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

奏彈

深

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

五臣本無為字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

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

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

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

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 臧榮緒晉書陳昱有譽言西朝于寶晉

紀曰苗頴殺司隸校尉滿奮首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

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

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

滿奮字武秋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

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

姻寔駭物聽潘揚之睦有異於此

善曰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大傳曰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揚仲武誄曰潘陽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濟曰駭

驚也言王滿與此異也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

充牀第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賦鴟之賁賁賁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簣也良曰媵從婦者也禮云女嫁母施衿結悅悅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甚也

行造次以之糾慝得湯得繩違允茲簡裁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淳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也簡裁即略狀源即罪善本無主臣謹案南郡丞奏聽裁制之罪字

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向曰世資

祖父之業也參謂入仕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

奏彈

奏彈

奏彈

奏彈

奏彈

抱布

善曰列子曰天下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 韓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

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以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 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薰不猶

善本作薰猶不 雜聞之前典 善曰左氏傳曰公欲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汧馬督誅曰聞之前典 齊

曰哲智也往智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聞薰猶不同器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 豈有

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

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

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十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也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冑嗣也管掌庫賤人 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

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在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 銑曰子姜姓也

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 高門降衡雖自已作

茂祖辱親於事為甚

善曰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說文曰憊輕易也茂與儼

古字同

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己高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茂無也

此風

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

比屋而封

翰曰翦除源本塵汚也

宜寘以明科黜之

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

於來日

善曰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齊曰伍等也

臣

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

禁止視事如故

善曰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

恐云云

奏彈

深

荅臨淄侯

楊德祖

善曰太尉彪子餘同銑注 銑曰典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

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數與脩善脩荅感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

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向曰豈由言豈不由也隆重也 損辱

嘉命蔚矣其文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汚也 誦

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善曰說文曰諷誦也 濟曰諷猶詠也詩有大

雅小雅商頌魯頌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

壤故云漢表孔璋窈身表氏故云冀域偉長掩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論飄許京故云豫德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

故云魏也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表氏故云冀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許京

故云顯於豫應豫時居汝穎此疊植書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

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乎

四門周章遠望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荅

伏惟君侯少

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

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毋

氏聖善我無令人名曰周公名資用也

向曰體同也發武王聖善謂植父武帝也

遠近觀者徒

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

傳記留思文章

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牋

深

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
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善曰漢書相譚曰楊子之書
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

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

至於此乎

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
莫知所出故曰自然濟曰竦耳傾聽

又嘗

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

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

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

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
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
執事也牘書板也斯須須臾也此植文章不可及也

是以

對鶡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

歸憎其貌者也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
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銑曰植曾

作鷦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
造成終日不敢懈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 伏想執

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向曰

植書云後誰復相和定吾文即是使脩刊定也
也脩以無能頓受眷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 春秋之成

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然而字弟子拊口

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善曰史記

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其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

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栢子新論曰秦相呂

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

篇章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

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翰曰此皆聖賢用心高

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餘同善注 今

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善曰兩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濟曰植書云今

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

牋

深

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

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

一書悔其少失照作善曰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為雄

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

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良同善注若

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耶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

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

德祖何以言之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鷓鴣詩言如

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竊以為未之思也善曰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

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

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

宦 4

禪書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觀
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
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
孫也 翰曰魏顛追秦於輔氏其勲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
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
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
一石之功豈以翰墨為勲績辭賦
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荅也

輒受所惠竊備蒙
蒙

叟誦詠而已
善曰詩曰矇叟奏工 濟曰所惠謂賜
文章也言已備誦詠之人而已矇叟昏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善曰植書云其言不慙
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

季緒
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
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良同善注

璪璪何足以云
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
安太守 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

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牋

深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

丞相主簿病卒文章集序云上西征余守

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茄同音欽賤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向曰繁步何反餘文同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

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

子年始十四

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翰曰鼓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

子姓

能喉轉引聲與茄同音

齊曰茄

白上呈見

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良曰上主上也文帝時未受禪

即日故共

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濟

壤地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作音字

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聲悲舊始曲美常均

善曰樂汁圖曲曰聖人住承天以立五均均者

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

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笳簫也均曲也及與黃門

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

沈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

為理樂相譚雜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也自初呈

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

竭意匱既已不能

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也 翰曰傲欺尚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

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

窮優游變

善本作轉字

化餘弄未盡

良曰化變弄曲也

暨其

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善曰暨及也

詠北狄之遐征奏

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濟

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轉為之，悽傷也。頑，鈍豔美者，皆感之。

是時日在西隅，涼

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

聽，莫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統曰衽衣衿，泣流貌。墮

墜也。慷慨，歎息也。

自左驥

都年

史妯

妯，姓。寒姐名倡。善曰魏志曰文帝令杜夔

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其史妯寒言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說文曰爐，字或作妯，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向曰

左驥史妯寒姐皆樂人名，唱樂也。

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間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翰曰詭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齊曰兼愛多所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

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

樂蓋亦無量

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銑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訖竟也光塵美言

之與及也斯調疾轉也

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

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向曰東阿王曹植也餘同善注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

李善本作世字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善曰

漢書爰盜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

宜

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
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
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
莫邪 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 濟曰王即諸

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善
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

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
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

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錘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復曾不
如兩錢之錘今子持鐵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

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溥于
髮三稱鄰忌三知之髮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

貴於立斷 良曰錘聲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耶者 此乃
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矣餘文同

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善曰言天性自然受
於異氣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稟受也 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 音義既
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

遠清辭妙句焱 絕煥炳 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
向曰焱絕煥炳言文辭光

卷四

七

明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

於驚馬可得齊足。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騁曩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

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驤。良馬名，可得言

不可得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

人蚩鄙益著。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

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

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載懽載笑欲罷不

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韞、吟、歌、誦。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

藏，櫝，置玩珍耽好也。琳死罪死罪，為吟頌者愛之深也。

淺

深

荅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

此牋也 銑同善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

五臣本作降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一一三諸文零落

略盡此追云慮存者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

貨曰歲不我與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

翰曰冉冉

昔侍左右則坐眾賢出

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

壽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駢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

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 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則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騁材力效節明主

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

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

五臣本作試

如來命惜其不遂

可為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來書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

凡此數

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

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杜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

謂寇至也輻至言眾如車輻之湊於輻也羽檄徵兵之書往

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

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翰曰

開

孝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儔類也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

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善曰漢書曰唯

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弃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舟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齊同善注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

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

妻曰長卿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善曰

賦曰化為異物又向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

伏惟所

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

善本作圃字

善曰蒼宿戲曰真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章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

典籍為場圍而優
游休息於其間也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

鸞龍之文奮矣

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
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色彩故以喻焉

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
向曰抗高也摛亦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也奮奮振也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
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

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
師功德百之也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
三十時在軍中故質以

此荅之百謂勝百倍也此眾議所五臣以歸高遠近

所以同聲也

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
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

然羊歲若墜

今質已

五臣本
無已字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

不復若平生

善本作
日字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

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
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解

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 翰曰墜失勅正蹈履游宴之歡難可再遇

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 濟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

際會也時邁齒戴徒結猶欲觸曾奮鬣首展其割裂之

用也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

觸曾奮鬣負割裂謂冒鋒刃不勝悽悽音婁 善曰尚書曰

甘死而効其用以報德焉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敬貌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

太子牋 向同善注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翰曰謂辭太

子時曜靈日月匿藏也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

觴旬日無以過也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

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

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遂入秦見昭王濟曰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也言此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餘文同小

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沈謂醉冥也頓猶弊也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即以五日到官初

至承前未知深淺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銑曰謂前人之教化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善曰左氏傳實媚人

深

版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

相贊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翰曰鄰近栢人縣名餘

文同 重以氐 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

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氐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

入黃河氐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氐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

不用李左車之言也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

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大

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軍山二千入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

斬成安氐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 南望邯鄲想

差 4

廉藺之風

善同良注之賢將也

良曰廉頗藺相如趙國之風邯鄲趙所都也

東接鉅

鹿存

五臣本

李齊之流

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

良同善注曰鉅鹿縣名也

都人士女

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善曰西都賦曰都人

士女殊異乎五方漢書黃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

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

質闇弱無以莅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若乃邁

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

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又曰樹之風聲詩曰爾公

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

版

深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患邑無豪俠

之桀善本作傑字 善曰爾雅曰科條也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賦事行刑資於

故實抑亦凜凜有庶幾之心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

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凜凜危懼貌 良曰賦布也威福擅作威福於人者凜凜敬貌庶幾慕近也往

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

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

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

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靈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

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銑注同曰皆克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

侍與彼異也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宵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 向同善注 **彼豈**

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 善本

作顯 **左右之勤也** 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 **古**

今一揆先後不質構焉知來者之不如 善曰爾雅曰質

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濟曰揆致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己情亦與張敞陳咸相類也 **聊**

以當觀不敢多云 良曰觀見也 **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

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
良同善注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銑曰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

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

同風襲德賞功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襲有德左氏傳叔

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由臣耳一

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

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周

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

蒙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

翰曰武王既成

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

呂尚磻磻

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善曰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磈之水

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漢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而滅殷故云指麾

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

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跋踏也

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

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

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

翼輔魏

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

善本作民字

無謗言

善曰南都

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前者明公

歲

解

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

東馳迴首內向

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書

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隳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鬪澤迴首內向劇秦美新曰迴首內嚮喁喁如也銑曰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

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涉三越

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

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及閩越也向同善注曰叛逆謂諸葛誕反將則唐咨等輕銳助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加陵也南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

不作

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隱不

作盜賊伏隱也

翰曰寧安作起也苛隱繁惡之政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獻樂舞

故

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

五臣本

開國光宅

顯茲太原

善曰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良曰謂封為晉公明公宜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善曰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

軍志云允當即歸

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

元功盛勳

光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如此

向曰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

類國土嘉祚如此謂

內外協同靡僭靡違

翰曰協合靡無僭失也內

外其心合同

由斯征伐則可朝

五臣本

服濟江掃

機

開

除吳會

善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華隱五刃朝服以齊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

銑曰由從斯此也吳

會吳地名掃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善曰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塞

除謂滅吳也

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

塞言滅蜀也望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善曰長揚賦曰迴戈聊指南越

祀謂祭此山焉

相夷靡節西征羌獫東馳今以靡為弭

誤也

不肅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

大魏之德光

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栢文

良曰唐虞堯舜也栢文齊栢公晉文公皆輔翼

周室而公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

超越之

由豈不盛乎

善曰莊子曰舜讓天子於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

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也

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揖謝皆讓也至矣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

小讓也哉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入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入吾誰與為鄰向曰鄰

也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翰曰不通謙辭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濟注同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叅軍眺聞潢汗上黃下烏之水

願朝宗而每竭善曰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左氏

傳曰潢汗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驚蹇之乘下聘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

歲

深

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良曰潢汗兩水也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

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鄙才彊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己所以終莫遂也

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善

作歎字嗚烏合反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

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子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揚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孟嘗君

為之嗚嗚流涕歎與嗚同銑曰臯壤搖落謂秋也歧路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臯壤川原歧路行道也況

五臣本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

曰擁抱也孟子曰子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

邈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善曰潘岳揚氏七哀詩曰

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蒂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邈遠翩落

也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濟曰皆謙辭也言不足數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 氏傳王孫蒲曰德之休明

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代 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褻采一介抽

揚小善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 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玄表賦曰庶小善

益之有

故捨耒

對

場圃奉筆兔園

善曰詩曰九月築 場圃西京雜記曰

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築兔園也 也場圃田園也奉筆兔園請事於王也 銑曰捨耒罷耕

東

亂三江西浮

五臣本 作游

七澤

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 齊書曰隋王子隆孔安國尚

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善曰三江西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 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向曰王為東中郎

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西會稽越境 也七澤荆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浮游也

契闊

戎旃從容讌語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 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詩書毛

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翰曰長裾曰曳後乘

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旌也

載脂善同濟注濟曰錄陽書曰向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裾冠衣之裾也曰曳謂朝夕遊王門也魏文帝書

云文學託乘於後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

車詩曰載脂載轄未測涯俟善曰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朝濯

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良曰言沐王

之德深故不測撫臆論報早誓五呂本肌骨善曰廣

崖際也晞乾也撫臆論報早誓作逝肌骨連珠曰

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壘歸番刻肌刻骨鏡曰不

言撫持骨臆論報恩澤將往銘鏤肌骨而不忘逝往也

寤滄冥未運波臣自蕩善曰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

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升之水而活我哉

也謝去也
翻鳥羽也

清切潘房寂寥舊華

善曰潘房王府舊華
眺舍也劉楨贈徐幹

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華門圭竇之人皆

陵其上也 濟曰藩房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華柴門也謂眺

舊所居也清切懷
傷也寂寥無人也

輕舟反溯

素

弔影獨留

善曰言舟
反而已留

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
情愧赧也 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

矣而形影相
弔則留礙矣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

善曰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
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

滋深

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
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
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銑同善注曰言已

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
既與王隔猶龍門不見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

善曰冀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餘艎
舟名也 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也青江亦

牋

深

春晚也艘舟名王乘也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

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邱諸侯朱戶故曰朱邱莊子謂惠子曰夫

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濟曰朱邱謂王在京之邱朱其

效已同於此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善曰良注良曰言王如

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蒼薪而失簪哭甚

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

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

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棄

之臣不勝哀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

衽席單席也告辭悲來橫集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妻夫不幸早死

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跂眙又曰涕

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銑曰橫

交也

不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程

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

官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

五臣本作應

典冊

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翰曰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

受大德顯功高光副四海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副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

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濟曰副被也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

善曰

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況昉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善曰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銑曰君子

謂高祖與眈有舊也咳改若唾為恩眈眈力代成飾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

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眈眈以適意向曰睽視也恩飾謂光益於己也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曠曰去盍死曠曰吾未獲死所翰曰言懷恩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昔

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五臣本作契苦結反之旨形乎善謹

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作其字不渝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眈於竟陵王西邸從容

謂眈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眈亦戲高祖曰我若登王

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眈符昔言也莊

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

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

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末

也提契謂許以為記室也旨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

意也形是謔戲也餘注同

餌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

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報

曰不結聖人之網不輟驕君之餽也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於驕君之餽餽食也湯

沐具而非弔大厦搆而相賀五臣本作歡字善曰淮南子曰湯沐具而饜

風相弔大厦成而鷲雀相賀憂樂別也銑曰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歡也餘注

同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

初誰傳道也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功也遂古往古也將使伊周奉

轡栢文扶轂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栢曾不足使扶轂翰曰伊尹周公輔佐殷周也

相文謂齊栢晉文翼戴周室也使神功無紀作物何稱

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之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

莊子曰神人無功言滌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

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化萬物何以稱之作造也府

朝初建俊賢翹首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立翹舉

巖

深

文選

世

也維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反善曰魚目似珠璵璠魚目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

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菁唐突

人參也 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 璵璠美玉也 喻高祖唐突猶抵 顧已循涯寔知塵

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

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 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罪又與之

官是再成於己其恩難以答也造成也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傳齊侯曰

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不勝荷戴

屏營之至善本作情字善曰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謹詣廳奉白

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餘同善注

任彥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奉被還命未蒙

虛受

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之

搢紳顛顛

愚恭

深所未達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

曰萬人顛顛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達也翰曰蓋聞搢紳謂百官也顛顛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

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

深

以

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敢取其金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濟曰皆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餘注同

高蹈海隅匹夫之

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夫石戶之農夫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負妻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勗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良曰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餘注同

是以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

為讓

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小周公旦踐東宮復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碯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

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向曰太公即碯溪之水釣其涯

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

況世哲繼

軌先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

欒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翰曰言況高祖之家
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兄懿監郢

州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又曰天造草昧 濟曰綸理也

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無也 加以朱方之

役荆河是依

善曰劉藩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
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

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
城慧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

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
豫州 良曰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

實依高祖之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善曰尚書曰班師振
旅孔安國曰班還也

兄懿之功也 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
于西 銑曰師入曰振旅造成也王室言齊室也 雖累繭

救宋重眡

尼竹存楚

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

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
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眡也淮南子曰申

牋

深

包胥累繭重胠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
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 五臣與善本同

以善本作居字今觀古魯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墨程申包不足云也而惑

其盜鍾功疑不賞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

之鍾恍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
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

者不賞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己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關豎而鳩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

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皇天后土

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

地告龍逢之怨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

歸政關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識曰殷感
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論語陰嬖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
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

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銑曰酷當痛也紂惑妲己玉

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玉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

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

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也謂

東昏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答有如此也 明公據鞞輟哭厲三軍之志獨

居掩涕激義士之心 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荆

州行事蕭穎曹建牙陳伐吳志曰

孫策云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向得寢

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元大

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向曰孫權兄策

為許貢客所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

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二主三軍義士為

之激厲也 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 善曰王逸曰

輟止也 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

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 翰曰楚辭

云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海若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

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祗

海若

神也山海之神罄
盡而效其福祉

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

一匡靖亂

善曰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

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
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
務靖亂無勤於行也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
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

伐之事而類於此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善曰左氏傳介之推曰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
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
可乎銑曰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
且明公本自諸

生取樂名教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
諸生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也何為乃爾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善曰王隱晉
書劉琨表曰

向曰言高祖起自諸
生取樂於名教之間
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
雅俗曰徑渭分流雅鄭異調
翰曰雅俗謂正風俗
不

習孫吳邁茲神武

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散智神武而

不殺者也

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邁成也

驅盡誅之氓

善本作萌字

濟必封之

俗

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

堯舜之民比屋可誅也

銑曰言變風俗若此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

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高祖之功也

獨

五臣本

為君子將

無將字

使伊周何地

善曰謝承後漢書王

暢誅劉表曰蘧伯取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翰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地而立也某等不

達通變實有愚誠

善曰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不任控

貢款悉

心重謁

善曰論語注曰控控誠

伏願時膺典冊式

副民望

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戲

解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
雋而敏儻為志高問掾王默然後辟之

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默懼

與籍書勸說之於是鄉親共喻籍
乃就吏後謝病歸 濟同善注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

善曰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
泰階三台也 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

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
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

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善曰易通
驗卦曰萬

人聞雞鳴
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

下下走為首

善曰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
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

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五臣本作彗自歲反善曰史記卜商字子夏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

如今卒持篲也銑曰擁篲申恭敬之禮彗帚也

鄒子居

五臣本有於字

黍谷之陰

而昭王陪乘

善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

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向曰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

夫布衣

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

為道存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

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濟曰陋鄙也良曰猥頓也大禮謂辟命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

奏記

開

稅以避當塗著之路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

世主者其衆也

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也澤畔曰臯稅國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

負薪疲病

足力不彊

善曰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子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

非足力之所及也

向曰

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

謬恩以光清舉

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爲謬恩廻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開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書上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

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此類也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善曰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

得謂之幸向曰令善也統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

清平之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過之甚也再言之

者美之甚也幸遇也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善曰相子新論雍門周

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

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濟同善註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也依依愁思也昔者不遺

遠辱還答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慰誨勤勤有

踰骨肉向曰慰誨謂慰勞陵雖不敏能不慨然善

孝經曰參不敏齊曰敏達也言雖不達自從初降以

事理豈不慨然歎其情深於人致此耶

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

類善曰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

異類四方夷狄也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己者韋韜古

類

云豆款武書

深

毛毳幕

莫

以禦風雨

善曰說文曰鞞臂衣也漢書董君
綠憤傳曰鞞形如射鞞以縛左右

手於事便也毳幙氈帳也
毳氈也唯以皮為袖以氈為幕也戎夷之服也

羶肉酪

漿以充飢渴

善曰烏孫公主歌
曰內為食酪合漿

舉目言笑誰與為

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善曰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
裂分也良曰冰厚故色玄

土地也慘裂
寒之甚也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

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善曰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
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駟駟牡馬翰曰笳笛之

類胡人吹
之為曲

吟嘯成羣邊聲四起

向曰笳曲馬
鳴鼓吹之屬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銑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
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善

賈逵國語注
曰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

鯨鯢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

食小國

濟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務吞食也

身負國恩為世

所悲

善曰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我留受

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

禮義中國也

無知謂匈奴

良曰域

傷己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

善曰先君

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

翰曰陵自傷今為祖父後嗣今乃成戎狄之族又成悲也

功大罪小

不蒙明察

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罪亦小不蒙天子明察

孤負陵心區區之

意

銑曰國家孤負其心不

知區區之意見誅母妻

濟

解

每念國家不明察陵心忽然不知生之有生陵不難刺七心以自明刻

頸以見志何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我已矣善曰王逸

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翰曰顧念已止也言我雖欲自明念國家於我因情止也殺身無益

適足即喻增羞故每善本無攘臂每字忍辱輒復苟活

善曰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左右之人

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

樂紙音支令人悲增怛耳善曰爾雅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銑曰在陵左

右之人見陵憂情如此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不樂也紙辭也怛內悲也嗟乎子卿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濟曰略言之則下事也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

征絕域

善曰先帝謂武帝也昭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

翰曰作書時是漢絕域遠國也

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

善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驕都尉李陵

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巨輒引

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獨遇匈奴與之合戰

而襄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

向曰師眾也

出大漠

善本

作天漢字

之外入彊胡之域

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攢按流俗語曰天漢其

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

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

銑曰匈奴軍有十萬也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濟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

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

然猶斬將搴

居旗追奔逐北

善曰史記曰斬將搴旗之士臣攢按技取曰搴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翰曰斬賊之將取賊之旗

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

六博之梟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使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

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向曰謂得人心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善曰呂氏春秋淳于

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銑曰希少也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善曰說文曰作戲戲

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濟曰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比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善曰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翰曰匈奴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國中更起大軍以敵陵更練精兵

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王之形既不

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且

不如主矣陵步卒匈奴馬疲兵再戰一以萬千然猶

騎步勢又相懸絕遠也

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

者將車一創者持兵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眾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

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不滿百人而皆扶病不任干戈

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創痛不堪戰也然後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

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奔走猶懼威也兵盡矢窮人無尺

鐵猶復徒首奮呼故爭為先登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胃

良曰窮亦盡也尺鐵兵器無兵器空首奮呼叫呼猶將先登而戰也當此時也

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善曰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歃敵飲淚

濟曰飲血謂飲泣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

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善本無得字免耳善曰賊臣謂管敵也

深

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云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忠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可得欲引兵還 統同

善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

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

免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

如雲又曰其從如雨向休公羊注曰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良曰高祖尚如此况當陵者豈容易而

致力也 向曰 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 向曰

云云謂多言也 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 濟曰子卿視陵豈偷生

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

卷四

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

善本有

為也故欲如前

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

冀其驅醜虜然商駢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

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不如報德也

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曰申生虛死子復隨之

昔范蠡不

殉會稽之恥曹沫

亡

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復句

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善曰史記

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曰會稽七年撫

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

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以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

深

宦
4

會于柯相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相
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銑曰
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
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
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相公於壇
上曰反所侵地相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 何圖志未立
是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

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善曰漢書曰公孫敖

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 此陵所以仰天椎

子皆伏誅 濟曰骨肉謂母與子 追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翰曰武與陵善云漢與功臣不薄

也 昔蕭樊囚繫韓彭趙臨 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

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 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蕞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
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

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
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
安欲應之事竇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鐘室又曰彭越
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
泣曰願與故呂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
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告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
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疽肉鬻也 良同善注

鼂五世本
錯受戮周魏見辜善曰漢書鄧公謂上曰錯
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
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
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
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
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
敬遂論嬰弃市 向曰同善注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善

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
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大日蘇武書

解

宦 4

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
踈之以為長沙王傳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
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青問曰君侯
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兵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
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
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 翰曰命

名也言其名 流播於時代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 律

使懷才受謗能不得 五臣本 展彼二子之遐舉

誰不為之痛心哉 善曰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
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

功也 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

天子踈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
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

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
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

誰不為 痛心哉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

文選卷二十一

失貴臣之意劉令身絕域之表

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

善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鼎切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此善出於三軍之上也

無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

五臣本無長字歎者也

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有才者死故負戟而長歎

何謂不薄哉

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而武

何謂云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

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

開

野

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蘇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

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入夜亡告之蘇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

徙武北海無人處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眾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者匈奴號也良曰同善注幾近也

年奉使皓首而歸

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

鬢髮盡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惟

五臣本作室字善曰漢書陵謂武曰陵

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御婦年少聞已更嫁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去室謂嫁也終堂謂母亡此

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

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

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況天子為天

下之主而不知乎

陵謂足下當耳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翰曰聞子之歸茅七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

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武帝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向曰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無尺土之

封加子之勤良曰勤勞也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

戶侯親戚貪侮之類悉為廊廟宰濟曰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佞

之臣廊廟貴士居處宰官也子尚如此陵復五臣本無復字何望哉且

漢厚誅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薄賞予以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

也向曰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陵

聽聞也

深

雖孤恩漢亦負德

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我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朱陵母亦負德也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

善曰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 銑曰

昔人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者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

男兒生

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五臣本無復字能屈身

稽顙還向北闕

翰曰稽顙拜也北闕天子所居也

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耶

善曰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於居臣上

向曰刀筆之吏獄

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事耶

願足下勿復望陵

良曰勿復望陵歸於漢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相

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

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

光上官傑等 誦曰幸猶厚也 言永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 勉事聖君足下翁子

無恙勿以為念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

之無恙 誦曰勉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 翰曰翁子武 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勿以為念言勿憂之 努

力自愛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

故云北風以惠德音謂使我聞道德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也 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

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祭陽人為衛將軍後為

益州刺史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毋妻遷盛

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詔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詔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太史公牛馬走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司馬遷再拜言少

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

五臣本作書賜

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善曰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翰曰曩昔教示也言

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以進

意氣勤勤懇懇

勤懇勤懇字苦本反

善曰勤懇懇懇良曰情切之辭

若望僕不相師而

用善本作

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蘇林曰禮而猶如也禮

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

我非敢如此僕雖罷五臣本作驚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

風矣善曰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向曰疲極也驚鈍馬也自比之純馬謙

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遺風謂古賢人也顧自以為身殘處穢濟曰殘謂被刑穢穢惡名

也動而見尤善曰言舉動必為人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善本有以字

獨鬱悒邑而誰與善本作與誰語善曰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鬱結其誰語翰

反損既不得志則與誰語此事益而諺曰銑曰諺言也古今相傳之言曰諺

誰為去聲為之孰令聽之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

誰聽之乎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意云君非蓋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

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報任少卿書

深

賞音者 銑曰蓋辭也鍾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
期知其妙理期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
祭是無知音 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使我何為

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
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吾其報智氏矣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
為知於己心者必罄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貌者而飾
其容今人不知我心 不悅我道亦何所為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

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

點耳 善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
點辱也 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為被刑也雖才如懷

隨侯之珠卞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紮
何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汚耳 書辭且答

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 善曰往前與我書書宜應
答但有事故不獲答服虔

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
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

也濟曰得少卿書詞宜即答為東從天子來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曰從天子來且復答書又迫於職掌事卑

各在方相見日淺卒卒忽無須臾之間閑得竭志

意善曰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竭盡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五臣本迫季冬善曰

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向曰安為矣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

銑曰近季冬將刑也僕又薄博從上市文市雍恐卒然

不可為諱雍紆共反善曰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

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濟曰卒然言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

舒憤懣門以曉左右善曰廣雅曰懣懣也楚辭曰惟煩懣以盈肖銑曰恐安死未

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以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

承任少卿書

深

窮善曰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略陳

固陋闕然向曰固陋猶鄙也言今不報幸勿為過答書略陳固陋之志幸

勿以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作符字也善曰符信

府聚也也愛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首也取與者義之表

也翰曰取謂受惠也與謂行德也取辱者勇之決也善曰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向曰受取辱者是勇者之決性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凡人能立名者行中之最極也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矣五臣本作也字齊曰言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故禍莫憐憐於欲利悲

莫痛於傷心善曰所可憐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良曰多

欲而求利者禍必至至莫醜於辱先火莫大於宮刑

善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詭音垢應劭曰詭取也說文詭或作詢火逝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詭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詭尋此二書其訓頗同銑曰奪先代祖考謂遷被刑濟曰詭取也害人之取者官刑為大也刑

餘之人無所比數濟曰遷自謂也非一也也所從來遠

矣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歟乃遠言自古已來有之謂下文也昔五日本有者字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

出今官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取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向

曰雍渠闖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闖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取之去衛之陳也商鞅因景

監見一趙良寒心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大荆

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各也又趙高謂

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良曰同善注寒心謂愧取也同子參乘表絲變

韓任少卿書

解

色自古而恥之

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也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表絲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子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同善注絲益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

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

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於閭人皆具傷其

氣類不同况慷慨高節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乃鋸之

餘薦為天下之

善本無豪俊哉善曰史記履紹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

曰刀鋸宮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官豎無異奈何得遺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僕賴先

人緒業

善曰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註曰緒餘也得待罪輦

穀下二十餘年矣

銑曰常懼不繼先人之業若待罪遣也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言自結明

主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記奉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巖穴士謂隱逸大也外之

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善本有又字

之功濟曰斬前敵之將拔前敵之旗奪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交游朋友也光美寵盛也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

矣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統曰言上所述四者

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嚮者僕

亦善本無亦字常則下大夫之列陪奉善本無奉字外廷

末議善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謂末刑之時則問

報任少卿書

解

也遷為太史則大夫也列缺也 濟曰陪奉 不以此時

羣官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未餘也 引綱維善本作維綱 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舉綱維盡思慮以進賢士也引舉

也今已善本作也 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膾茸爾勇 之

中善曰闕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詁訓以為闕瘠劣也呂枕字林曰闕茸不肖也向曰虧形為被刑也掃除灑除

道也隸僕也闕茸小人不肖之類也 乃欲仰首神眉論列是非不亦

輕朝廷羞當代善本作世字 之士邪翰曰仲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之中

乃欲仰首舉眉論列是非意亦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銑曰痛恨之甚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濟

本末謂終始也言凡事始終之理甚難預明 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

之譽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夫可以論行也良曰遷自言性行

不羈不可繫也 向曰時無 知音故不知其才乃與之譽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 善曰服虔曰薄伎薄才也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

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才 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為太史得進薄

才出入朝 廷之中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 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

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 心營職不暇修人事也 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善曰禮記曰某之子不肖 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

父母曰不肖 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 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 務一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 善曰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 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愛於

天子也 媚愛也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 善曰夫語助也 論語子曰有是

夫 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 卒見刑割事之始終難明不然者也 僕與李陵俱居門

報任少卿書

解

下翰曰謂同為侍中官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

異路

善曰太公六韜曰夫

人皆有性趨舍不同顏曰趨所向也舍所廢也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好趨進退舍各異於路也

未嘗

銜孟酒接躬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

士銑曰自守奇節之士

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

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

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翰曰下謂謙卑不爭

常

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丑積也

善曰言其意中蓄所蓄積也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

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善曰

一國之中推而為士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以奇矣

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

今舉事一不當

丁浪

反銑曰謂陵事迫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藥善魚列反其短僕誠私心痛之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贊

以為媒謂蘊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翰曰朝臣能全養

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構

結以生其短枉加誅戮誠私心所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痛也軀身也媒猶構結也藥生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

五千善曰有五千言不滿者痛

王庭垂餌音虎口之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

也垂餌猶橫挑徒鳥疆胡仰億萬之師善曰說文曰挑

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茶弔切臣贊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

致師北地高故曰仰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

謂遠望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善

師眾也當去聲善曰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

報任少卿書

深

虜救死扶傷不給

善曰顧野王決曰給供給也。翰曰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救之扶之不

能自濟

氈裘

善本作旃裘二字

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善曰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漢書曰匈奴至

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氈裘言所服用也咸皆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

一國共攻而

圍之

良曰匈奴一國兵共攻陵而圍之

轉鬪千里

良曰轉謂相馳逐鬪戰也

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

銑曰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

士卒死傷如積

子

然李

善本無李字

陵一呼勞軍士

五臣本有卒字

無不起

濟

士卒傷者為陵撫勞無不感而復起戰也

躬自流涕沫

音

血飲泣更

五

本無更字張空拳

權善曰孟康曰沫音頰頰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頰也說文曰頰洗面也李登聲

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相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
 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
 畏也况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
 屈指不當言張陵時失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
 拳弩弓也向曰射謂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面曰沫淚入
 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

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冒北白刃北嚮

許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賊也爭死敵者謂陵未

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市壽善

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

陵將得士死力上其悅之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刺捷也

而羣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後數日陵敗書聞

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臣憂懼不知所出臣相也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向曰聞奏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大

於天子也

報任少卿書

深

見主上慘愴恒

都割悼病也

誠欲效其款款之

愚

善曰款款忠實之貌向曰款款勤心款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甘分少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能得人之

善本無之字

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翰曰味之甘者絕而不食

食之少者必與眾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

其當而報於漢

善曰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良曰彼觀猶觀彼也

言其意且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當敵也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

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

不得已 濟曰言其得士卒死力苦戰邊亭

僕懷欲陳

之而未有路

向曰還心懷此事欲陳於天子而未有便也

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翰曰此指謂於上所述陵功欲以廣主上

之意塞睡魚解眊紫解之辭善曰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睡眊之辭向曰廣猶

開也眊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呂貳師

而為李陵游說稅遂下於理善曰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

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游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良曰猶未

能盡明說之而明拳拳立之忠終不能自列善曰禮記子曰

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貌因爲誣

上文從吏議善曰言眾吏議以為誣上翰曰有司以遷為誣罔天子終從獄吏之議上謂天子

也卒家貧其賂不足以自贖向曰法百金贖死罪而遷家無之交

游莫救視善本作視字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

報任少卿書

游

深

石獨與法吏為伍

對也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

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濟

囹圄

李陵既生降顏

善本

其家聲而僕又何

二

之替蠹室

善曰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如傳曰佃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勿

今諸本作苒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替蠹室故言下

替蠹室衛宏漢儀以為置蠹宮今承諸法云諸替蠹室與罪人從事王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苒推也人勇切推置蠹室之中

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

佃次也蠹室漢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及次之於此刑

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翰

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俗人不知也未易謂難也一二謂委曲也僕之先五臣本非

有五臣本剖符丹書之功

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

有所字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

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功也

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

畜許流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圍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銑

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俗之所輕也 假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蠛蟻何以異

善曰蠛蟻蝮也蟻蚋蟻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 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失一毛不減其少命之

輕賤與蠛蟻不殊 而世俗善本作俗字又不能與善本作與能

死節者次比善本無次比二字 善曰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 良

特以為智善曰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不明枉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此以哀惜也

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

報任少卿書

深

言遷之死代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重極不能自脫終就死耳何也者設疑以發下文也

樹立使然也翰曰遷自恨之甚故假云皆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

善無下死字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善曰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銑曰人生必有一

死若生不值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若遇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謂第一也辱先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祖考辱

身謂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

其次不辱理色善曰理謂言辭令謂教令良曰理義理色顏

色善曰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善也其次屈

善本作拙字體受辱善曰拙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善曰

謂著赭衣向曰易服謂其次關木索先被義箠藥

楚受辱

善曰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皆杖木之名也

銑曰関木杻械索繩也以拘縛之也箠杖也楚荆也

其次剔

他毛髮嬰金鐵受

辱

善曰謂髡也

齊曰剔毛髮謂髡刑繞金鐵謂鑱也嬰繞也

其次毀飢膚斷

短

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善曰謂肉刑也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良曰

府肉刑遷之所刑也極重也

傳曰刑不上

市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

不勉勵也

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

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翰曰

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任天子又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

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紂乃奔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銑曰

報任少卿書

深

檻圈也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於
以自免也遷自喻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屈折也故士

善本無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
士字

可對定計於鮮平也善曰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

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

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辨也此惡苛
刻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
未萌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今交手足受木索

暴肌膚受榜薄行善曰廣雅曰筆幽於圜牆之中榜擊也圜牆

獄也周禮曰以圓土教良曰暴露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

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濟曰徒眾也隸奴也言既被拘

息而以何者積威五臣本約之勢也翰曰何為如此若

求自免之勢使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

宦

大正

七

貴乎

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為辱者乃謂強為厚顏何足貴也曷何也

且西伯伯

也拘於姜里

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伯西伯丈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姜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鉄曰同善注姜里獄名李

斯相也具於

善本

五刑

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

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

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通其骨肉於市其誅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

具具謂五刑也

良曰李斯相秦為趙高譖乃先行劓墨宮割臙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

淮陰王

也受械於陳

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

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

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濟曰同善注陳猶徧也言初械徧於身也

彭越張

解

教南面稱孤繫獄抵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

食體其卑有子胥之禮高祖箕踞罵詈其慢之趙相貫高趙

午說教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其恭皇帝

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要之置刑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

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

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

實無謀反檻車與諸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翰曰彭越梁王高祖將誅陳豨傷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

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而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抵罪猶伏罪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字五臣本作請

室

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

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見李陵荅蘇武書漢書音義

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向曰絳侯周勃也呂

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

字

大建

七

者遂囚於清室

清室囚人所也 **魏其大將也**

衣赭衣 五臣本無

關

三木

善曰三木在項及手足也漢書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

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桎雁劭漢書法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

合也桎音告拳音拱桎之栗切 桎曰魏其寶嬰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関穿三大謂桎械枷也 **季布為**

朱家鉗奴

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

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廼鬻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

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名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 **灌夫受辱於居室**

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濟曰同善注 **灌夫受辱於居室** 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寶甫飲

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寶嬰失勢兩人相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

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

報任少卿書

解

宦
4

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張具自且侯伺至日中蚡不來
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
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
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痛觴夫怒乃嚙言
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灌賢方與
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
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咕囁耳語蚡謂夫曰
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
豈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
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 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
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相所怒乃此人
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

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向曰此人謂上從西伯下至灌夫九人也及

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

體安在其不辱也翰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

上四十一
七

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

也審矣何足怪乎善曰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向曰勇怯疆弱皆形

勢也勢疆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怪也夫人不能早善本有裁

繩墨之外統曰言不能自裁早至二戒以出獄吏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

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齊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

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槩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所以重施刑於五臣本大

夫者始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故難加刑近為此汚辱殆近也夫人

情五臣本無情字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

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

母顧妻子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

報任少卿書

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鄉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如何哉言何足顧也

勇者不必死節善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

不必為人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善曰言怯夫慕義

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良僕雖怯懦欲苟活亦

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潔力緘五臣本作

之辱哉善曰孔安國曰縲緘墨索也緘繫也所以拘罪人

辱蓋欲成先人之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

不得已乎且曰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

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

郊凡人男而歸婢諸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

之醜稱也翰曰荆楊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决自殺者兄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

所以隱忍苟活幽五臣本作函音含於五臣本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言不

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於

後世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文章之士不見於後世采事表見也

古者富貴而名五臣本磨善本滅不可勝記唯

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善曰廣雅曰倜儻卓異也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

威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乃稱之也蓋文王五臣本作西伯二字拘而演周

易善曰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諸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素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

報任少卿書

解

伯所拘韋昭曰姜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良曰演廣也

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

魯史而作春秋 銑曰孔子厄於陳蔡還作春秋 屈原

放逐乃賦離騷 善曰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

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今原草

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

今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

疎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

作離騷歌以 諷誦之也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善曰漢書曰國語左

良曰左丘左丘明也失 明謂無目也厥其也 孫子臆 脚兵法修列 善曰史

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

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君

輜車中王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魏軍 濟曰刑斷足曰臙也 因不韋遷蜀世傳曰呂覽

此時皆呼為孫臙修作列美也

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

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

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

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面卿

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

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

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

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道不韋恐禍及己私求膠

毒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

告膠毒實非臣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

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

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翰曰秦始

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

二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

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觀狂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

報任少卿書

解

宦

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
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
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
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
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
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各也 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
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之此乃書奏秦
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
不見用而遭刑也 詩三百篇大底指賢聖善本作發憤之

所為于作也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

此大雅之致而賢爾雅曰底致也此人皆意有所善本無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善曰言故述往前行事

如左丘無目孫子善曰言故述往前行事

斷丁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

翰曰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乃五臣本作及字

空文以自見善曰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濟曰策即

自見其志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善曰論語子曰唯女

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也略

考其行五臣本無行字事綜其終始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

始也理其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亡紀記也上計軒

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帝也于茲漢武也為十表本紀十二書

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二十篇亦欲以

究天地善本作人字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草創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也

報任少卿書

解

未就會遭此禍

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言作史記未成遭此刑矣

惜其不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此刑而無恨色不然亦自

裁而僕誠已

善本作以字著此書藏之

善本作諸字名山

時無聖人可以示之故深藏之名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善曰其人謂與己同志者

也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邑大邑也言北冀傳大邑都也

則僕償前辱之責

償還也遷取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且成以還於所負也

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亦無悔恨矣

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銑曰俗人不知難為言之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善曰負累之下未易

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

銑曰且負忠義之

君則信也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

翰曰此語忠義之語論李陵功也

重逐為鄉里所戮善本無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鄉黨辱笑是重也

戮辱也以汚鳥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

無之字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其耳銑曰垢穢也是以

賜一日而九迴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一日至九九數之極也居則忽忽

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善曰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

駘陀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銑曰忽忽愁亂貌亡失也

知所往憂而心迷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良曰

斯恥謂被刑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善本有深

藏巖穴邪濟曰閨閣臣闔官引出也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

以通其狂惑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

報任少卿書

深

人之戒也。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浮吉沈凶。今少

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五臣本無與字僕私心刺

割謬五臣本從系密救切乎向曰刺戾也。繆誤也。與我心矣。誤不同也。今雖欲自

彫琢曼音萬辭以自飾善曰如海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

無益於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益為人俗所不信也。祇善本

足取辱耳良曰耳辭也。要一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書不能悉意五臣本有故字略陳固

陋翰曰固猶鄙也。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善曰漢書曰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也。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驕與太僕戴長

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
歸家閑居自洽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
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
大臣發退當杜門惶懼為可冷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齊
曰同善注惲見廢力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
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
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言帝惡之遂腰
斬之

惲材朽行

五臣作行朽

穢文質無所底

音旨善曰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銑曰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曰翰

先人餘業謂惲父敬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

遭遇時變以獲爵

位

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 向曰霍山霍雲謀反惲覺之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

惲以此有功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

足

報任少卿書

深

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善

爾雅曰督正也 銑曰矇暗督 正也所不及謂智所不能及然竊恨足下不五臣本無不字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善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

思事之終始乃曲隨俗中相毀譽也 濟注同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

文過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己之過論語子曰小人

謂會宗曲隨毀譽有善見責憚故言鄙陋愚心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憚為文飾其過默而息

乎善本作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善曰論語曰

子曰益各言爾志 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

君子察焉向曰君子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善曰二千石比得乘朱輪 銑曰謂父做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位在

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

善曰應劭曰舊曰徹

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濟曰摠領羣官之長與聞國家政事良曰通侯諸侯

也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翰曰建立也言不能

有所立明正之道以宣布天子德化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

朝廷之遺忘

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

已負

竊位素飡之責久矣

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

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懷

祿貪勢不能自退

善曰曾子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

遂遭變故

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

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

良曰變故口語謂

報孫會宗書

深

見廢也。憚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濟曰夷殺塞止也。豈意善

無意得全。善本有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善

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音良准。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善曰史記曰陳平游道

向曰游無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善曰楚辭曰與波上下

軀身也忘罪謂悅。竊自思善本無念過已大矣行

樂忘昔日之罪。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没世矣。良曰没是故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善曰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斂。濟曰治執作不意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

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斂。濟曰治執作不意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

當覆用此

五臣本

為譏議也

五臣本無也字

翰曰言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宅

室以財自娛為譏謗之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五臣禁

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雖聖人弗可禁也

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五臣

本無

有時而既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也字

初 既銑曰言君父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

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

烹羊包羔斗酒自勞

良曰憚白謂也上言

親送其終有時哀盡况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煮魚炙也

家本

秦也能為秦聲

翰曰謂作樂也秦聲擊缶也

婦趙女也雅善鼓

琴

五臣本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

報孫會宗書

深

呼嗚嗚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

濟曰缶樂器陶土為之嗚嗚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且落而為箕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

百畝以喻百官也言且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蕪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洽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且落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良曰喻朝政亂也 銑曰箕且莖也言百官無才若且零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

耳須富貴何時

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

五臣本作印字 頓足起舞

向曰奮舉也

誠淫荒無

五臣本有一字 度不知其不可也

銑曰樂之極也

事不可為但適性而已

憚幸有餘祿

五臣本作力 方

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

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此賈豎之事汚辱之

處惓親行之濟曰賈賈賣也豎小人也求利則為汚辱之處下流之人眾毀

所歸不寒而慄善曰言處下流為眾惡毀所舉翰曰我在下流之中眾人毀聲所歸集不寒

而懷戰慄言懼也雖雅知惓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

有善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曰雅知者謂會宗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

之譽也謂會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答之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

恐不能化民五臣本作人字者卿五臣本無卿字大夫之意也明

明求財利常恐之五臣本無之字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銑曰

報孫會宗書

深

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翰曰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

而責僕哉善曰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

為庶人也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

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善曰史記李克謂翟璜曰

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良

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

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頃者足下離舊土善

謂去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五臣舊壤子

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善曰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

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哉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

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
其人心乎言我志亦不可遷也
於今乃睹五臣本作子
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翰曰勉疆
願子疆為國家之事
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論盛舉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善曰與魏太祖盧吳預會稽典錄曰盛

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
其英豪憲素有各策深忌之初盡與少府孔
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
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
東司馬 翰曰是善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
典錄云盛憲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
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囚禁欲
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
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童
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

開

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
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彭茲暇

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善曰公謂

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

向曰公昔也始滿五十過二謂五十二

殆盡

銑曰零落死也殆近也

惟

善本有會稽成舉章尚存

本作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善曰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

曰孥子也

良曰孫氏謂策也湮沒謂喪亡也

單孑獨立

濟曰無右臂月曰子言無援助如無右臂

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無

永

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恥之

善曰公羊傳曰邢亡軌亡之盖仗滅也曷為不言仗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取之翰曰齊桓公也時桓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必救之不救則取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桓公欲使救成憲於吳故云此今孝章實丈夫之

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

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士皆依倚孝章以

發揚美聲

而身不免於幽執

五臣本作繫字

命不期於旦夕

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朝夕言欲將見殺也

是

善本無是字

吾祖不當復論損

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漢書曰朱

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代孫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

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

公誠能馳一介之使

加咫尺之書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

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也長八寸曰咫尺言加短書以言之則可不假多

則孝

論益孝章書

深

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五臣本作也字曰可致可至弘大

今之少年

喜誘前輩或能譏平

皮柄切善本從言

孝章

翰曰平議也言譏議孝章

得失

孝章要

一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

稱歎

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

銑曰要盛也孝章雖為少年誘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稱歎

燕君市駿馬

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善曰戰國策郭隗謂

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
良曰此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餘同善注

惟公匡復

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善曰無術實須

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

珠玉無蹊胡定而自至者以久好之也况賢者之

有足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

不好也 銑曰蹊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持君好之故也况賢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

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

衍自齊往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龍破燕孤

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翰曰同善注乃破齊

與彭寵書

深

國威震諸侯

嚮善本作向字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

弱

善本作難字

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

有北首

音獸

燕路者矣

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濟曰向若郭

隗勤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羣賢也

引去首向也

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

五巨本無復字有

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

善本無也字銑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

復云曹公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

因表不悉

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

也悉也盡也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卷之八

七

朱叔元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光武拜為大司

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

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

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資不從其

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

間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翰曰同善注後為大司空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順

五臣本作慎

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

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也

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

開

淮子

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

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郟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向曰同善注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地名

大叔號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五臣本作人字

親職愛惜倉庫善曰名字謂聲與言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

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而浮秉征

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

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翰曰秉執也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

而為族滅善本作滅族之計乎良曰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

於主上何不詣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兵作逆為誅夷之事朝廷之於伯通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

子孫之親

善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
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

石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
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

匹夫媵

以證母尚能致命

一食

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
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
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

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云有
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

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脯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
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

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 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
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

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

外叛者乎

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危擘後
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

專拜二千石以下鳩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
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

深

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紱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

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

拜起何以爲容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爲背叛朝夕與人言辭拜起豈不厚顏坐卧

念之何以爲心翰曰言豈不內愧也引鏡窺影善本作景字何

以五臣本無以字施眉目向曰窺見影也言其引鏡見影豈不取哉舉厝五臣本作措建

功何以爲人銑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欲立功自建何以爲人生於

天地間也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堯古鳴昌之逆謀

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梟鳴不孝鳥也先食母而後飛以喻逆臣子也捐傳葉之慶祚良

言光武封寵爲建忠侯可招破敗之重災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

傳後葉子孫慶善福祚也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

愚鬼不亦哀乎

向曰言寵為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伯道而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

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

皮義國恩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

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况字俠游

銑曰耿況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

命俠游謙讓

五臣本作讓字

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

伐以為功高天下

善曰蒼頡篇曰挹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良曰降挹臣伏也

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

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

還若以子之功

善本有

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

也

善曰白頭豕未詳

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

如寵功者不少亦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異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

深

齊燕楚韓趙魏 向曰時伯通自號 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國之時

六國之時其勢各

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

銑曰廓開也勝疆也將猶近有也

故

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

良曰所數也

今天下幾里列

郡幾城

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廣於六國時而為一家

奈何以區區漁

陽而結怨天子

善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

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光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羣臣禮待故怨此而反

此猶河濱之

人

善本作民字

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善曰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向曰孟

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郡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

方

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各立

名於世

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義之名於時也世謂時者也

而伯通獨中

風狂走自捐盛時

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事終自弃死不見漢之

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

善曰東觀漢記曰浮

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

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更皆

怨心浮勸寵止不應徵濟曰寵

長爲羣后惡法永爲

功臣鑒

善本作監字

戒豈不誤哉

善曰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

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翰曰寵爲叛逆必見誅戮則爲同時

立功之臣指之以爲見惡而戒身也實爲設哉鑒見也

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

前事自疑

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勿以前事有過擢誅疑而不改逆歸順也

願留意顧

老母少

五呂本

弟

銑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母幼弟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

凡舉

與彭寵書

開

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為見讎者

所快善曰僕書曰寵獨在便室蒼頭奴子密等三人因寵

解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封為不義侯濟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善曰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

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向曰文帝從父琳為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善本作意奢說

事頗過古其實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得九月

二十日書

善曰得文帝書

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

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

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

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 銑曰曹洪不

工為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心念使文帝為歡也

辭多不可一二粗舉

大綱以當談笑

齊曰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

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在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四方之嶽三塗山名

彼有精甲

數萬臨高守要一夫

善本作人字

揮戰萬人

善本作夫字不

得進

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

翰曰彼謂蜀山

而我軍過之若

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老古未足以喻其

深

易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縞者曰縞

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縞

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

言更易也兕猛獸也

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善曰僕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而罪者不敢拒戰也

不

義而疆

其良

古人

五臣本作今

常有

善曰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疆其弊必

速

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

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

善曰尚書舜曰猾夏冠賊姦兇翰曰猾亂也夏謂中也

載言其難也

善注同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

先此為詩書所歎載也皆謂其難敵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

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善曰司馬遷報任少

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 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也

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

然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蜚之政天兵神附師徒無暴樵救不臨 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

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

斃婢袂反 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扈有扈氏威侮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斃斃死也 我之所以

克彼之所以敗也翰曰有道則勝無道則敗克勝也 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善曰左氏傳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濟曰商紂也周武王也言

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 昔鬼方聳昧崇虎

作虐五臣本 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

與魏文帝書

開

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音孟津有再駕

之役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

方匈奴也聾昧言其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武紂之臣好讒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

歸是再駕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本無焉

役難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命文王殪戎殷受厥命銑曰殪一

也武王既退盟津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也

未善本作焉字有星流景集颺奮善本作霆擊長

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臣本作焉字善曰

兵長驅至齊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颺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間朝至

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

日影颺風奮舉捷勝也

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此也

在中才則

謂不然

善曰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

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

雖有孫田墨蹇

而力猶無所救竊又疑焉

善曰文帝

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程妙機械之巧田單騁

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向曰來示謂來書

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程程翬滑滑蹇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惡積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程程翬滑滑蹇之道禽滑蹇之

辯無所救之又將

何者

濟曰自發問上文所疑將述其理

古之用兵

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

武王還師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

於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與魏文帝書

深

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宮奇在虞晉

王欲伐紂聞此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

不加戎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 銑曰宮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

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 **季梁** 五臣本作良字 **猶在彊楚挫謀** 善曰左氏傳曰楚王

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

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 銑曰楚將伐

隨知季良在而不為伐挫止也 **既至眾賢奔紂** 律勅 **三國為墟** 明其

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翰曰既至也眾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

至此三國不用此眾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 **且夫墨子**

已亡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無人矣 **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

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城公輸之攻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

若乃距陽平據石
善曰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古鎮名

蜀據八陣之列
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厲行陣

騁奔牛之權
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畫以五絲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韋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

與魏文帝書

開

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
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
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千餘頭畫以
五色為龍文橫致刃於角束韋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
城為穴夜縱牛出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
數焉一肯土崩魚爛哉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

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

向曰言張魯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

之權智何肯潰敗也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

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齊曰設令據守之人

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上無有巧拙不由賢愚

於宋城樂毅已拔齊於即墨矣即墨城名 墨翟之術

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善曰左

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向曰不敏

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

也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一侯切善曰孟子

淇而西何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

綿駒居是馬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游睢

惟息渙者學藻績之綵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

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虫以奉于宗廟御服焉翰曰睢

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綿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為也土所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善本無遺風有

子勝斐然之志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

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以久也論

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

亦仰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故頗奮文

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人是何

與魏文帝書

深

言歟

善曰邵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菘菘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立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立

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銑曰頗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立者吾知之矣言輕

孔丘也言汝輕我如東家立謂我文辭皆情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 夫駮 驥垂耳於

善本有 桐牧 善本無 鴻雀戢翼於汗 音池 善曰弔屈

林字 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

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汙池 良曰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 坳牧野外也 鴻雀大鳥也戢斂也汙池

也 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

也 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廢置之外廢 濟曰褻輕

也廢育 及其 善本無 整蘭筋揮勁翻 善曰相馬經云

馬所 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堅者千里 向曰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 陵厲清浮

顧眄

善本作盼字

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

於六駮

補角

哉善曰爾雅曰晨風鷗也毛詩曰騶有六駮毛

高清淨鴻也顧眄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借翰於六駮之駮乎晨風鷗也六駮馬名恐猶未

信丘言必大噱

其

略也洪白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

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噱說文曰噱大笑也翰曰丘虛噱笑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與魏文帝書

開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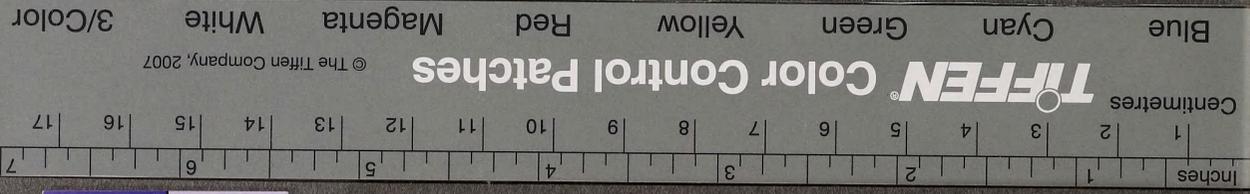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六臣註文選

二一

開化圖書館
Ka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